



白 子

上路的

□ 伊 吾 著

责任编辑 高 兴
刘光宏
封面设计 邢晓梅
责任校对 俞 康

上路的日子

伊 吾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政编码83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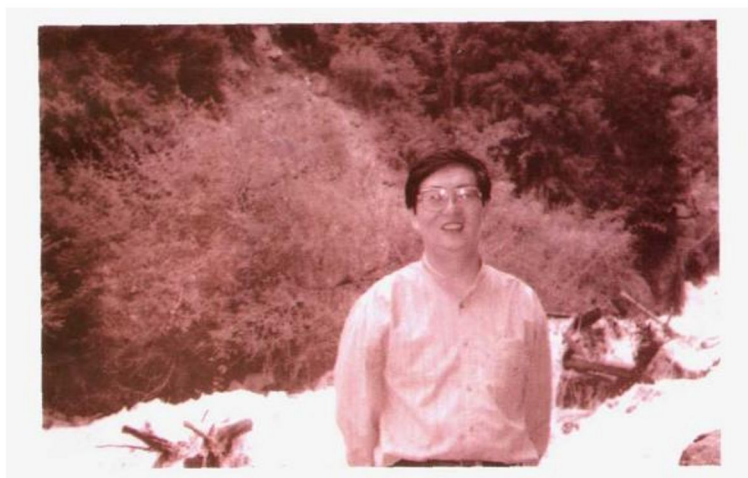
新疆地矿彩印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625印张 3插页 16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7—228—04648—X/I·1728 定价:14.00元



伊吾：本名胡康华，1956年12月12日出生于新疆的喀什噶尔。祖籍江苏省邳州市。中学毕业后，在七角井（古丝路上的一个著名驿站）附近的一家盐厂做盐工。1983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在《中国西部文学》杂志社做了十四年文学评论编辑工作。现供职于新疆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生活的嘴脸

——序伊吾的散文集《上路的日子》

向 阳

我自奉是比较和善的人，但在阅读上的眼光却算是刻毒。许多人、物、事，在生活中终归一闪而过，自然不值得计较，这算是和善的道理；平生的大半光景，是耗在读书上的，如果容破烂文字耗眼耗时，那真是大牺牲，一定要剔它出界外去，这算是刻毒的道理。所以读起书来，尚分得出货色深浅。许多文字，可能很行市、很智慧、很才气汹汹，但是，徒有文学嘴脸。钱钟书在《围城》里，曾经调侃一张女人的脸：“纤眉细眼小鼻子，五官平淡得像一把热手巾擦脸就可以抹之而去。”看上去很文学的嘴脸，就是与此相类可以抹之而去的嘴脸，于是没有嘴脸。

而文学，真正的文学，是需要嘴脸的，生活的嘴脸。但凡一张哪怕不端庄典雅不眉目清秀，甚至毛发森森丑陋不堪的，但来自实际生活的嘴脸，从文字中浮现出来，那必定是有力和动人的、和美的，那必定不是在写作过程中才搬弄出来，不是在纸面上临时才操作

出来的，必定是在实际生活中生长出来的真嘴脸。

伊吾有嘴脸。

其嘴脸者何？布衣书生耳。所谓布衣，平民耳。伊吾本人更常用的说法儿，则是：咱老百姓，小人物，弱者。在眼下这个时代，人人竞相以大人物标榜和自居，连一份小康底子的文化还未挣出来，就努出一副闻人嘴脸，摆出闲适和雍容。这时候，伊吾尚以弱者自甘自得，就分出些颜色的不同了，令读他的人眼睛一亮，打点出一些精神来了。

伊吾原本是没有披露弱者面目的勇敢的，但是在生活的不断磨蚀中，却不断地发现了弱者的意义。于是猛醒，“再也无须掩饰自己是一个弱者了”。他写道：“首先，弱者在肉体上属于先天不足、发育不良的儿童，在精神上属于善良、胆怯的懦夫。他们从小就被强壮的人欺负、侮辱，这一切并没有因为他们长大成人而随之消失。”“弱者和谁玩呢？他们唯一的游戏伙伴就是自己。和自己做游戏玩真是其乐无穷啊！主要玩具是书、音乐、绘画……”伊吾在为一位好人廉敏及其生存哲学感动的同时，发现了自己，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质朴而永恒的平民立场。《好人廉敏》是伊吾第一篇杰出之作。

一个写作的人，只要谨守着自己的本真，哪怕是一点，顺着这一点挖下去，就找得到深厚和富饶。伊吾为自己取了一个基点，所以便从容地打量世界，豁然有所得，便把“却原来”的感兴辍录成文、成集，累积出《上路的日子》。

我希望上面的文字没有造成误解，弱者的眼光并不就是弱视，小人物的哲学并不就是小哲学。伊吾正因为取了平民的角度，恰恰才成就了大悲悯的格局。大悲悯，往往是站在人群中嗅着烟火气的，对人的关爱，不是飞到半天里从云端上一边招摇一边俯瞰。大

悲悯，往往在小人物的胸中藏得。大悲悯，无非是推己及人。大悲悯，首先落着在一个真字上。伊吾写《好人廉敏》，那歌颂是真切的；他写《诗人曾增》，那嘲弄和反省是自然的；他写《老师是上海人》，那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的痛切，是油然而生的；他写《我儿读书》，那其中，对儿子不容于大城市气候，遥寄在小城郊外以读书自娱自乐的叹息，是从肺腑中吐出来的。从文字中看得出来，其中的每一种感动，都的确曾煎熬过他自己，在他心中咂摸过百十遍，才拣出来谈给人听。所以，那感动不仅是真的感动，也是非常的感动。他不擅长、不必也不好意思在文字上作假犯科。

所谓文如其人，更准确的谈法儿该是散文如其人。散文是最见真性情，最见本相的文体。你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你有什么，或没有什么，在散文中是遮掩不住，总免不了透底的。伊吾的文字能够被存留，原因就在于，他率性地毕露自己的爱、憎、激动和耿耿于怀。伊吾最耿耿于怀的，便是童年时代所目睹的、硝烟血火的、无政府主义的“文革”时代及其人性恶之大放送大泛滥；是少年时代所经历的、戈壁风口的、物质和精神的彻底的荒凉。沧桑感，是生活感。说散文，往往要说到学养、才情，实际上最根本的是见识。见识可以从学养、才情中来，何尝不可以从生活中来，从阅历中体悟来。尤其可以。

我们平常议论过，伊吾在文字中也涉及过这样的话题：写得出真正好东西的作家，必定都是一些腼腆的家伙。这些家伙可能偶尔也有在人群中纵横捭阖、引人注目的时候，但那只是一种扮演，他们的本性依旧是腼腆和内向的。这些家伙被外界逼迫着拥挤着和天性招引着躲向自筑的壁垒，没完没了地考究着自己的内心。正是他们能够掏出些子货色与别的被称为心灵的东西交流。我说伊吾是这一类，并不鼓吹伊吾已然伟大光荣，但伊吾确已踏在这一正确

的路上。

内向、内省的人，一旦眼生外向，冷眼，则较常人要冷；热眼，则较常人更热。所以，伊吾的文字中有冷眼，有热语，热语后面有冷静的判断，冷语后面则有热烈的心肠。以《开会时间看足球》、《夜深人静想篮球》两篇为著例，有许多令人难忘的奇谈妙论，亦庄亦谐。这应该属于文字的特点，是文体上的技巧，但实在的不过由感动而衍发罢了。

读伊吾的文字，喜欢倒也罢了，还要理出一些头绪和说法，这与我平素的不求甚解主义相对立，也太反动。反动就反动罢，平生能反几回动？这辈子能作几回序？不过，作序这种事，最易借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所以，不说不对，说多了，也不对。

再说一句。

举目滔滔，有几滴水能打湿我们呢？《上路的日子》可也。

1997年2月

目 录

生活的嘴脸

——序伊吾的散文集《上路的日子》…………… 向阳(1)

第一辑

耀祖光宗…………… (3)

我们老百姓家的孩子…………… (9)

好人廉敏

——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13)

诗人曾增

——另外一位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22)

乡村舞会…………… (35)

我儿读书…………… (42)

开会时间看足球…………… (47)

夜深人静想篮球…………… (52)

一种忙人…………… (61)

一种文人…………… (65)

不得要领…………… (70)

第二辑

旅行随想录	(83)
行吟	(83)
上路的日子	(85)
班车	(88)
“上面的”和“下面的”	(90)
城里人老婆的脸	(93)
夜行的驿车	(97)
阿威的小屋	(99)
恍然如梦	(101)
礼拜商圣	
——喀什纪行之一	(105)
同学少年	
——喀什纪行之二	(109)
红鼻子老头上山头	
——喀什纪行之三	(114)
老师是上海人	
——喀什纪行之四	(121)
一种名叫打架的游戏	
——喀什纪行之五	(133)
自费旅游的乐趣	(145)

第三辑

小人是什么东西?	(161)
倾国倾城说穆塔	(165)
方言及其悲喜剧	(169)

称呼与礼仪·····	(175)
点金成铁·····	(178)

古典与超验

——青年油画家祝明印象记·····	(182)
我们的朋友——戈弋	
——一位青年导演的梦·····	(185)
“毛主席爱读的书我也爱读”·····	(188)
探春的耳光真的“余音绕梁”吗?	
——也试论“抄检大观园”·····	(191)
曹雪芹才是最大的“腕儿”·····	(195)
还是有“小说作法”之类的书	
——读《一部小说的故事》·····	(198)

第一辑

耀祖光宗

父亲和母亲一天比一天地衰老了。

每次回家，看到他们头上与日俱增的白发、缺损的牙、更加迟缓的步态时，心里就一阵乱。到了这种时候，两位老人还闲不住，一天到晚强打精神，支撑着快散了架的身体，里里外外地忙碌不停。半夜里也经常隐约听到他们忍不住病痛时发出的呻吟。

再看看家里那些陈旧简单的家具和用品，都是些使用了几十年的老货什。大部分东西都比我的岁数大，在它们面前我抬不起头来。好像它们在这间老宅的各个角落狠狠地盯着我，并显出了一副鄙夷、不平的神情，指责着我这个穷酸无能的书生。

父母亲操劳一生，也清贫了一生。我想：如果自己是孝顺的儿子，就应该让他们在颐养天年时，用我力所能及的“发展”，尽量补偿他们受尽苦累的余生，享受些现代化的福分。我们中国是个礼仪之邦，忠孝之道渊源流长。所以，在人们毕生的奋斗中，耀祖光宗是一个极其具有动力意义的生命理想。一般来说，一旦人们升官发财、功成名就时，都忘不了在祖先那里供奉这份荣耀。比如有钱的

人赶紧修祖坟、续家谱，中举的文人急不可待地脱掉几十年寒窗下的酸腐长衫，换上诸如“懿德倡后、风范常昭”等金字匾牌。这都是让周围的人们看清楚：富贵和显赫对于这个族类的重要意义。这也不难看出，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为儿女们周密地筹算和苦苦期待，也是把自己和祖上的发迹梦想，寄托到了后人的成长过程中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一切也一直鼓舞、激励着我，成为我在现实世界中为之奋斗的主要生活目标。记得当年在一家盐场接受“再教育”时，由于我的体弱、家庭历史和地位的卑下，在生产连队中长期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眼巴巴地看着一起工作的伙伴们，有的依靠父辈的权势，有的凭借自己的政治觉悟，也有人就凭自己体力劳动的骄人成绩，陆陆续续都调去开汽车，搞机修，当护士、化验员了，而自己却还和几个从农场新招来的民工们一起下地时，心里十分不平但又无可奈何。父母亲又都是目不识丁的退休工人，害怕他们伤心，又要装出一副劳动光荣的乐观精神状态，倒也相安无事。以至于后来到了婚娶的年龄，从来没有人上门来提亲，被父母亲看中的姑娘，一托人去说媒，总是被婉言拒绝，这才让我和老人们都感到凄惶。后来恢复高考，我发奋读书考上了大学，那些媒人们又活跃在我家门楣下，父母亲应接不暇时，脸上也有了光彩。尤其是我在假期带着城里的女友回家时，从人们羡慕的目光里，我才明白了功名地位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当我在城市里安了家，把父母亲都接来定居以后，有关老胡家的儿子怎样有本事，也让他的老子沾了福气的佳话，成了我们那个小山沟里众人们教育后代的一个范例。

随着时代的继续发展，我的那些“本事”和书生的地位，都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甚至于十分窘迫了。近两年，父母亲退休的那家工

厂眼看着快要倒闭了，经常是半年数载发不下退休费来。而他们衰老多病的身体，经常看病都没处报销。眼看着物价飞涨，不仅肉、蛋逐渐吃不起，连药也吃不起了。我辈又如此无能，心里总是无端地愧疚。我在耀祖光宗的理想鼓舞下，想再进行一次脱贫致富的奋斗，还没行动以前，就千百次地设想过自己一旦发财和成名后的主要步骤：

首先，我要拿出一大笔钱来，让父母亲去全国各地游山玩水。起码要坐坐飞机吧，想当年我第一次去北京出差，父亲送我上火车，在卧铺车厢下面从玻璃窗上看进去，惊讶地说：“好家伙，原来这里面是三层楼。”当时我听到这里，心里就不是滋味，在那时就萌生了早晚要让他们在这样的“楼”里生活一番的念头。接下来要让他们吃山珍海味，穿绫罗绸缎；然后给他们装修房间，更换家具；再就是请些名医，彻底解除他们长期积劳成疾造成的病痛顽疾……

这些宏伟的理想，我也不止一次地在二老面前很有气派地展现过。

不料，父母亲对此反响极为冷漠，只是告诫我：“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比给我们什么都强。”

听到这类的话，我嘲笑过他们的冥顽。因为我所从事的职业，已经被如今的现实世界看得很低贱了。我要把该做的事做好，其实意味着这一辈子注定要受穷、吃亏，更别指望实现那些憧憬中的蓝图了。

我的父母亲到底需要什么呢？我能带给他们晚年最大的快乐和安慰又是什么？他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满足？难道说，他们最为开心的日子，仅仅是把平日舍不得吃的东西积攒起来，盼等我和妻儿都回到家，假装肆意地“挥霍”一空的时候吗？

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勉励过我要去做官？培养过我怎么发财？

难道他们真的不明白这将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实惠，以及给他们的先人增添荣耀吗？

与其相反的是，父母亲和我闲聊不了几句，总是要絮絮叨叨地在我耳边聒噪：千万不要犯错误，在外边说话要小心，干你们这一行容易出问题。然后就要提起让知识分子们闻风丧胆的1957年。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教诲我继续坚守做下去呢？

记得有一次我去外地采访一位银行家，临分别时他请我吃饭，还送给我一件质地良好的衬衫。回家时，我特意穿上它在父母面前炫耀一番。谁知道父亲很不高兴，沉着脸不说话。只是见我这般岁数了，妻子又在身边，不好直接指责我，便嘟囔了一句：“你要人家一件衬衣干什么？不会自己去买吗？”

看到父亲不悦，我只好一再申明，这件衬衣不是要别人的，是别人送的。

父亲还是固执地说：“那也不能随便要别人的东西。”

这一次，我可是真正地感到羞愧了。

以后再有这种机会，我的心情就十分矛盾，一旦有别人请我去赴宴，帮人办事后别人送些礼品，我就有些惴惴不安。我得承认，我禁不起诱惑，也不想被人们看成是个假装清高的伪君子和不食人间烟火的迂腐书生；但一想起父亲不高兴的神情，又觉得自己很下贱。在目不识丁的父母面前，我反倒是一个带着金丝眼镜，怀揣学位证书的“睁眼瞎子”。光天化日之下，我居然看不见前面的路，却还得意洋洋、自做聪明地在污泥浊水中扑腾；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走的并不是人间正道，却也要紧跟在别人后面生怕掉了队。

现在我才开始明白，自己曾经梦寐以求的东西，父母亲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把清白地做人、踏实地劳动看得很高。他们含辛茹苦地养育我，并没有指望我用荣华富贵来报答他们。这并不是说他们

不想让我过好日子，而是不想让我用捞取和占用的投机手段得到它。

从那以后，我也常常在想，现在我自己也为人之父了，那么我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以后应该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现在的家长们，在培养和教育自己的子女时，恐怕都是希望他们“品学兼优”吧。我见过一些品质很恶劣的赃官、俗棍，他们似乎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作为羞愧过，但他们的孩子有点什么小地方不对，就会让他们感到异乎寻常的愤怒。我的同事有位女儿在小学教书，说起现在的家长为了孩子上进而任劳任怨的动人事迹，我都不敢相信。比如，这位老师为了表彰值日清洁的小学生，即兴发给她们一枚小红花。第二天下午，就有一大群家长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争取到这枚小红花，早就把教室打扫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了。那么如果有谁在现实生活中倡议他们为美化公共和工作环境进行一些义务劳动，谁都能想像出他们会是怎样的表情。他们中间一定有不少人会把这位倡议者看成是傻子、疯子。

人们是在什么时候，才会在孩子面前暴露出自己卑污的灵魂呢？如果我们一面声情并茂地为孩子讲述着美丽、纯洁的童话，一面无情地嘲弄着现实生活中的善良、诚实和正直；一面风雨无阻地接送孩子上学回家，并不惜血本地把他们送进音乐、美术的高雅殿堂，陶冶他们文明、高贵的品行，一面又贪婪、疯狂地捞取现实中的既得利益，经常为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出卖自己的皮肉和灵魂，那么，我们的后人继承下来的究竟是哪一面呢？如果说他们在耀祖光宗的人生奋斗中败下阵来，是不是又要把这种希冀寄托在他们的后人那里，去为其子女争取那枚小红花呢？什么时候才能终止这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轮回呢？

我想说的就是：我不再指望自己的孩子为我和父母亲的晚年，